

教育时评

文·岳乾

涿鹿教改失败是权力任性的必然结果

由于在在职期间推行的教育改革工作被叫停，河北省涿鹿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的一封辞职信被网友热传。在信中郝金伦言辞“悲壮”，他认为，停止教改后，涿鹿县未来的教育模式可能误人子弟，突破了自己的底线，所以毅然决定“不再领导这项工作”。(8月1日《京华时报》)

社会偏见对于进步改革的一次“围剿”。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在笔者看来，考察涿鹿此次教改试验，教改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少，而这些问题表明，教改并非不可置疑。

从上述失败原因来看，不排除有些人反对教改是为自身的私利计，也不排除有些人反对教改是偏见与短视使然。但剔除这些私利、短视、偏见因素，我们必须看到，教改根本的问题在于，以权力强力推行的一刀切“改革”，违背了公众意志，没有周全被改革者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次以全县中小学生对“小白鼠”的教学实验。

革，事先既没有征询过学子以及家长的意见，也没有征询过一线教师的意见。这一次教育改革的发动机并不是民众，而是依靠权力的官方。官方试图依靠权力在全县范围强行推行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而这种教学模式是否能为绝大多数学生所接受，是否为教师所接受，一概不问。而且，教改既没有小范围的先期试点，也没有逐渐推进的方案及步骤，自始至终都是“一刀切”的强力推进。

图片故事

“趴”着学习考出645分



8月1日，河南省焦作市，双手捧着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朱志强的脸上，有着一难以言表的神情，兴奋、凝重、激动……14年来，下肢瘫痪的他，求学路是在母亲周春连的背上“走”过来的，高三教室里用于学习的那张床铺也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记忆。高考理科645分的成绩，是他对母亲的一种感恩，更是对关心、帮助过他的人的一份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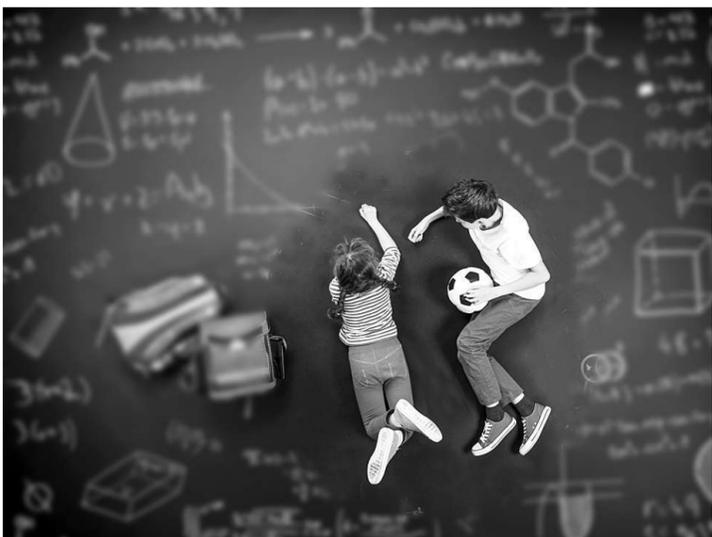
视觉中国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王怡

“人类基因包含几条染色体？香蕉的基因会有几条染色体？”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的外籍生物教师托马斯·斯巴克斯(Thomas Sparks)用英文向来参加“趣味DNA”夏令营的同学提出问。

的香蕉捏碎，因为只有充分地破坏香蕉的细胞壁，才能获得它的DNA。接下来，托马斯让同学们将香蕉与肥皂水混合，加热后过滤掉块状物质，再在液体中加入冰镇酒精，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器皿中出现许多白色絮状物。托马斯告诉大家这就是香蕉的DNA。在显微镜下，同学们清楚地见到了香蕉的三条染色体。



的初衷，在这点上我们有别于普通学校的生物学教育。但是，家长对此也提出疑问，比如夏令营结束，他们的孩子是否能在生物学科的学习

中有所提高？或是询问我们的课程是否有配套的教材，这些目前我们还无法保证或是提供。”季茂业说。

我国绝大部分中学缺乏DNA相关实验课

DNA技术在生活中应用广泛，目前不少中学生对相关实验有强烈兴趣。但受困于实验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我国绝大部分中学都没有相关实验课程。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所发展中心生物室主任刘俊波告诉记者。

的动手实验，但季茂业似乎还不满意。他希望未来可以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设置一些有趣的基因科学实验。

激发兴趣是科普教育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曾如此介绍过生命科学。现在的生命科学远非20年前可比，其包括了宏观和微观的生命科学学科。宏观的包括生态、考古、医学；微观的包括遗传工程、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等等。这个学科群博大精深，但在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与世界相比存在差距，这其中就包括公众和学生对生命科学学科的不理解和误解。

如带领他们使用解剖镜观察果蝇突变体，增加学生对自然选择理论及进化论的了解。”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植物生物学博士后徐行作为“趣味DNA”夏令营的指导教师告诉记者，学习基因科学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科学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公众对基因科学的认知让专业人士哭笑不得

作为全国首家专业基因科学教育科普机构，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在2016年7月至8月期间首次开展基因科普夏令营。中心主任季茂业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生命科学范畴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纪逐渐成为最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特别在后基因组时代，基因科学和生物技术对未来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深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向公众传播科普知识的重要性。基因科普夏令营是他们科普工作的第一次尝试。位于苏州的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脱胎于美国的“冷泉港实验室”，这家致力于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的非盈利机构，目前已经培养出八位诺贝尔奖得主。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的筹办和建立也得到了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的大力支持。

“洋课程”本土化做起来并不易

从“改造太平洋水母的荧光基因”到“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转基因食品”这些基因教学课程都包含在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的教学计划中。但是对于第一次在国内开设与前沿生命科学紧密相关的科普课程，季茂业坦言从最初课程设置就遇到了难题。

移植到中国，光是花在课程研究上的时间就有小半年。最初，研究中心的教师将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向5—12岁学生开发的课程引进过来，其中一部分内容甚至相当于美国大学课程，为了能让国内的学生接受，有些课程内容还进行适当调整。



关注高校成果转化

上海理工：百年老校的成果转化新模式

文·刘禹 本报记者 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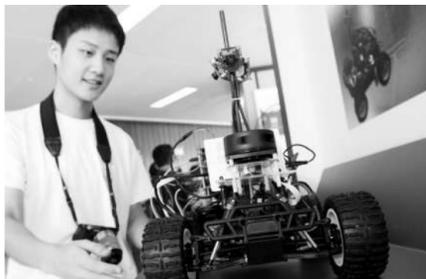
在上海理工大学(以下简称上理工)实验室里，有一台特别的安检机：采用太赫兹技术，成像分辨率达到2厘米，扫描时间为3秒每帧，而辐射量仅为手机接通时的十分之一，对人体不会有任何伤害。据估算，太赫兹人体安检仪在国内机场、火车站广泛运用后，市场销售额将达到150亿元。太赫兹团队通过与企业合作，产学研联合，正在快速推进中试和产业化。

看重论文发表。我们不少副教授多年没能评到职称，就是卡在论文上！”为了打消这一部分科研人员的顾虑，上理工推进对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分类评价，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量身定做了一套评价体系：打破简单“工分制”，实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核机制，教师做了哪些工作，在考核中都有清晰的体现。

教授，不再拘泥于论文考核要求。26家工作站：直接对接地方企业。高校收集到企业真正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非常重要。但学校技术转移部门人员坦言：通过一些渠道拿到的企业技术需求中，有不少信息是无效的。“电话打到企业那边，会经常碰到一种情况，企业表示实际并没有这些需求。”这大大降低了与企业对接效率。

仅2015年，工作站已收获横向课题50多个，主要涉及光电显示、医疗器械、机械等领域，真正实现了“技术带出去，需求带回来。”

大学生电子设计赛“拼创意”



7月26日，同济大学的学生在展示参赛作品“室内自主巡逻预警机器人”。

视觉中国

青少年爱上“航模”暑假



8月1日，安徽省亳州市许多青少年选择到烈鹰航模培训中心学习了飞机发展史、飞机航模的构造、飞行原理、无线电遥控技术、空气动力学、伯努力原理等。亲手绘制自己喜爱的飞机，亲手切割、组装、调试，练习航模飞行技巧，以丰富自己的暑假生活。

视觉中国